

笔随心动

祖国,你好

◎程应峰

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声音
你好,祖国——
祖国,你好——

你广袤浩瀚的版图
让我拥有美丽的想象坚实的依靠
你智者的风范
让世界的目光
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腾飞
点亮惊叹与赞叹的符号

你是九天腾飞的巨龙
是国旗上星光涌动的潮汛
你是鲜艳明亮的形红
是宇宙飞船 人造卫星
是无数智慧积淀的人文精神

你有开放的港湾
你有十三亿人支撑的强大国力
属于你的声声号角,气势雄浑

响彻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你强劲有力的脉搏
经受过一次次灾难性震荡
你伟岸奇崛的骨骼
承受过深重的侮辱和欺凌
一批又一批有信仰有灵魂的人
让你从屈辱中奋起
让你在灾难中重生

你从风雨飘摇中——走出来
你从千疮百孔中——站起来
以豪迈的气势
发出铿锵有力的呼声: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你开启了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新征程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亮出中国心志中国魅力

一步一步,将崎岖走成坦途
一分一分,让梦想变得圆润

你的阳刚血性
在每一个中国人血脉中流淌
你的宽宏美丽
在每一片可以仰望的天空繁盛

你是雄浑深厚的歌喉
你是经久不息的激情
你是一回又一回生命的澎湃啊
在岁月变迁中不息汹涌

看得见青山绿水
记得起乡愁
你以改天换地的姿态
将中国版图复活成美丽的山水长卷
你热血沸腾,情动于衷
只为诗和远方
在信念中酣畅淋漓地延伸

你以殷殷深情
教月光日光交响
你以博大的胸襟
让世事祥和,万物繁荣
你尽心竭力
让山峦流水海洋天空田野草原
各美其美
让夕阳篝火麦田稻香牧歌羊群
美美与共

你是我的祖国啊
你的神圣
又怎能不蛰居于我的心中
你的尊严
就是每个中国人的尊严
如果需要
我会选择,在时光与岁月的轮回里
毫不犹豫为你骄傲地飘零

情景交融

下伊的伊 伊人的伊

◎孙昌建

金华汤溪下伊村的感觉不错。

时禾苗已青,大麦已黄,油菜怀孕结籽之后睡在路的两旁。这一天恰是立夏,走在水塘边,少了些胡思乱想,多了些踏实和亲切。在乡村就是这样,任何季节都是有味道的,一个水库有一个水库的味道,跟钓鱼无关,跟游泳无关;一棵大树有一棵大树的味道,所谓人世沧桑,它不过是抖落几片树叶而已。而且成熟了就是成熟,比如那些桑椹,摘了就吃了,不摘就掉在地上烂了。烂了也没什么好可惜的,自然将这些果子收了去了。人收得去或吃或泡酒,大地收了去没那么功利,就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不护花也护了整个环境的安静。

下伊村是几位乡贤的老家,伊姓是个很有故事的姓氏,比如出过一个伊尹,一溯便可到商汤,还是中国的厨神。上一次来汤溪,就想要找一点相关的文史资料,可惜未能如愿,好在后来陆陆续续读到了《汤溪风物志》,感觉如沐春风,这也等于是扫了一次盲。特别是看到下伊村出土的那么多陶片和器皿,我虽然完全是外行,但也摩挲着端详着,恨不得弄个碳14来测一下,虽然有人说碳14也是不可靠的。那么最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乡间方言。一路上我和人就在说这个事,比如“街”这个字,好多地方的土话都读成ga的,也有读成gei的,那你说普通话之je就可一统天下了吗?远远不能,因为这就完全不能理解古诗的押韵等问题了。此前曾读到过赵元任等语言学家在民国时期到乡间做语言(方言)调查的文字,当时不懂,以为是语言学家吃了饭没事干,现在想来可能是在做大文章呢。就说方言吧,就说今天汤溪人和下伊人说的方言吧,据说是保留了两千年前的古音。此言乍一听以为是夸张,其实不然,如果先人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斯,繁殖于斯,埋葬于斯,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陪我们的几位乡贤,一路辛苦讲解,有时还不时夹带几句方言来考考我们,如果告知了语境,也并不难听懂,至少是能猜出一半来的,在我听来远比温州话要好懂。我以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必须要用方言来讲才是亲切,比如劝酒比如划拳比如推来搡去的,这不是指武力,而是指抢着买单的时候,讲着方言就特别亲切,包括一些很土的菜名,那是普通话很难“翻译”出来的。

几位乡贤都说小时候他们的家旁边还有矮矮的城墙,据说那是跟姑蔑国有关,我想这不奇怪的,正如义乌曾经是乌伤国一样,那手指头一指,朝田野一望,就是两千年上下呢。我们便朝手指的方向走向了田野,这就见到了我此段开头的“禾苗已青,大麦已黄,油菜怀孕结籽之后睡在路的两旁……”然而要找城墙的“遗址”却难了,现在除了文物部门立了一块碑之外就啥也没了,如果有,早就被铲平了,正如就在下伊村,都还时常可见一个“拆”字;然而城墙一定是有存在的,现在它的根可能还在地下,这是可以肯定而且欣慰的,正如在下伊村的“博物馆”里我们见到的那些出土文物一样。在今天,要“拆”还是容易的,要“拆”也总是有理由的,但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就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比如你将出土的陶陶罐罐放在新房子里和放在老屋子里,那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跟一位乡民交谈,他就住在那个牌楼的隔壁,是一间住了二十多年还没有粉刷过的砖房里。他当时正在吃饭,看我抬头看那些砖雕,他就说起他读小学时,一下课就用石头扔那些雕像,这就是小时候的淘气顽皮,不能说是破坏。我问他家里还种田吗,他说不种了,他在城里打工,这几天因为身体不好就在家里。他跟我讲话时是揣着饭碗的,我朝他碗里看了一眼,白米饭上有几根什锦菜似的小菜,不过他却对我说,你们辛苦了,饭也不吃来看这个……

如果不是诗人朋友伊有喜老师的陪同和讲解,我可能会把下伊仅仅当作乡村文化礼堂的一个点,就是走马观花的必到之处。很显然郁达夫当年也是到过汤溪的,但他没有专门写汤溪,而是写了兰溪和龙游等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汤溪的乡贤没有请他喝酒和泡温泉,否则以他留日的经验,他对此汤和彼汤是应该有感觉的。哈哈,容我胡撰一句吧。如果认真地说,我也不敢说下伊村就是中国古乡村的一个缩影,它的历史它的根,可能都还在泥土之下,而我们能看到的,旧与新的驳杂,老人与周边环境的那种肃穆之感,真是一言难尽的。包括手指所指,一列动车从田野间穿过,从麦子和禾苗中穿过,今人所说的穿越,大概就可以以动车作为标志的。

是夜还是睡在里金坞,我看了《汤溪风物志》上的一些文章,真的不错的。我好奇的是那上面有一首张广天的歌,歌名叫《老老嬷》,据说就是用汤溪方言唱的。问伊:张广天是汤溪人吗?伊答:其外婆是汤溪人。我听了几遍,很好听,但没听懂歌词,曲调也不知是不是用了地方小调。

是夜我在手机上记了这么几句——
在九峰的怀里我迟迟不肯睡去
我想着下伊的伊,伊人的伊
因为月亮
还没有从峰峦上升起
我随手抓了一把星星
朝窗外一撒,我想撒给
下伊的伊,伊人的伊
不知她们能否长出红红的樱桃
和紫紫的桑椹

真情流淌

祖国是我 生命的根

◎李剑虹

周围朋友的孩子不乏去美国留学的,他们常常炫耀美国人的生活如何富足,美国的大款何其多等等。好像美国遍地是黄金,随意可以捡到似的。

曾经有一位老邻居,她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北京名牌大学研究生,他们毕业后,都去美国定居,在美国打工。在他们母亲眼里真是无比的荣耀。后来,她去美国探亲,探亲中的这位阿姨常常打电话给我妈述说她的情况。在美国,她很少见到中国人,她自己英语口语又不好,自己不敢单独外出,很怕找不到家。她的女儿和儿子在美国的公司工作非常紧张,一点都不敢放松,因为如果一放松就有被辞退的危险。在美国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她的女婿被公司辞退了,她吓得睡不好觉,害怕女儿和儿子也被辞退。因为在美的消费水平非常高,如果失去了工作,简直就活不下去了。那位阿姨远隔重洋在电话里向我的母亲述说着苦楚,我妈妈说实在不行,就回国工作吧。她却说,亲属和朋友都知道她有一双有出息的儿女在美国工作,如果再回来,多没面子呀!死也没脸回来的。她的儿子和女儿有了孩子,都雇不起保姆,因为在美国保姆的工资是非常高的,一般家庭是雇不起的,哪里像中国的保姆,百姓人家也雇得起。她的儿子和女儿虽然有一些积蓄,但是一旦失业,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他们舍不得高价请保姆,只得把老妈接去给他们当保姆了。这位阿姨在名义上是去美国享福的,其实是去给儿子和女儿的孩子当保姆的。去了不到半年,她就累病了。在美国是最怕得病的,因为治病的花销贵得惊人,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的。儿女见老妈当保姆吃不消,也只得把她又送回了中国。我真看不出,她的儿女在美国的生活哪里好呢?

现在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地位很高,这位阿姨的一双儿女在美国很受人尊重,他们很自豪地称自己是中国人,实际上却在为美国的物质建设贡献力量,他们哪里还记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呢!

我虽不是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但是,我却时时记得自己是个中国人,生我养我的是中国这块土地,是中国把我培养起来的,那么,我一定会为祖国发光发热。如果我是一棵笔直葱茏的树,那么,祖国就是我生命的根。在我的心中,我的祖国是最神圣的。

我深深地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惬意

郭建生 摄

人与动物

窗台的斑鸠窝

◎姚崎锋

一日去城里的好友家,家在5楼,无意中发现厨房间向阳的窗台上有一只光秃秃的幼崽,大概出壳也没几天。我有些纳闷,常理下,它们一般是一窝两枚蛋。一问,朋友也有些惋惜地说,另一只前两天死了,被我扔了,这么热的天,估计是晒死的。

仔细观察了一下,不得不说这对斑鸠父母有些笨或者缺少经验,可能也是初次当父母吧。这个阳台上,大太阳真的是从早到晚没遮拦,这对父母竟然把窝安置在这里,而且,窝也搭得不像样,草草了事,很急躁的样子,半烂尾工程。如果有经验的父母,一般会在林中阴凉的地方给将来的小宝宝一个舒适的地方。

朋友说,自从那只死的幼崽被其扔了之后,另一只成鸟就不再来了,当然留下的那只公的还是母的,看不出。我生感慨,夫妻俩分道扬镳了,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一只幼崽的不幸离去,它们的心灵受了伤害,或者因此彼此起了争执,好像是对方造成的结果。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剩下的一只成了单身妈妈或爸爸,幼崽也就成了单亲孩子了。这样的情形,在我们世人之间也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吧。

我爬上狭窄的阳台,好不容易在窗台的直角线两边安插了硬纸板,可以阻挡一些烈日的直射。两个星期过去了,幼崽的个体也在渐渐长大,羽毛也布满了全身,它能站立起来了。有时朋友伸出手去,还没靠近,它便警觉地立起来,脑袋朝着你,张开尖尖的喙想要来啄你,与你保持着对立的姿势。这种憨态,想来是非常可爱的。

我从小对鸟有着特殊的好感,它们流线型的体态真是天工造物,它们在天空下飞翔的姿态让我向往。我对乡下的鸟类知些皮毛,向朋友指导了一二,诸如斑

鸠的特征习性孵育期的注意事项等。斑鸠的幼鸟从出壳到能够独立生活,估计要一个月至40天左右的时间,这段时段非常重要。

想不到的是,这一只幼崽最终还是死了。朋友在微信里发来了大哭的表情。一个小生命经历了波折,最终还是没能完成飞翔的梦想。这里面或许有自身的基因,但与父母当初给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从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当初把窝安置在这里就是一个错误。它们为什么不把窝安置在客厅间的大阳台上呢?那里放了许多的盆栽,本可以阻挡不少的阳光。

在鸟类的世界里,这个只是个体的悲剧事件,却很能说明一个问题:生活的路上处处有困境有险情,能够生存下来需要多好的运气与勇气,不管你是哪个物种。所以在世的,珍惜生命,健康地活着便是一种幸福。

亲情密码

给范旌旋叔叔的致歉信

◎王珍

“看着你写在信封上端庄而秀丽的字体,就想起小王珍幼小时的情景:在你外婆的呵护下,在地上爬来爬去,很是可爱。后来,上学了,背着小书包袋用着小辫子一步一个舞蹈;放学了就在你妈妈卖布的柜台旁,小手捧着书阅读着。每次,我看到从杭州解百到火车站旁的宿舍,足足五六里路,一个小女孩独自行走着,我感到你是一个相当有自立性格的女孩。再后来,大学毕业当了教师,如果做军人的话,你可能是一名不凡的女将军……”

这是我爸爸的战友范旌旋叔叔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读过无数遍,每次都会有眼睛洒水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这位骨子里刻着文艺范儿的叔叔是看着我长大的,而且是很关切、很善解人意地看着我长大的。我坚信,在我长大过程中曾经有过的许多温暖关注中,一定就有叔叔那一缕温

情的目光!

尽管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当兵,更不可能成为女将军,但我还是非常接受范叔叔把这份最美好的祝愿送给我,因为将军是当兵的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大咖啊。

按道理,我应该叫他范伯伯的,因为他年长于父亲。但我一直喊他范叔叔,因为他特别帅,特别年轻,无论是心灵还是行文的方式,这种帅和年轻是岁月无法抗拒的。信手拈来一段《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美美的钢笔书法,足以让从来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的我瞪目结舌,许久不敢提笔涂鸦、信口雌黄。

他写给我的那些细腻、文学的长长的信,让我如沐父爱的光辉,也让我看到了军人的铁汉柔情。他是爸爸要好

的战友,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大相径庭。

范叔叔长长的信,厚厚的一沓信纸,在这个微时代弥足珍贵。而我总是静不下心来写回信,或者干脆面对一页白纸不知道怎么写字。有时,妈妈问我某个字怎么写,我就会习惯性地跑去敲键盘。我总说自己是个写字的人(当然不是写书法那种值钱的字,只是写点文字为生),但现在却不会写字了!这个时代确实改变了我们的书写方式。难怪江湖上盛传:从今往后,请不要随便自称“笔者”了,毕竟大家现在已经不用笔在纸上写了。如果你用键盘,请自称“键人”;如果你用触摸屏,请自称“触生”。如果用手打字,可称“打手”;如果用鼠标,也可谦卑地泛称“鼠辈”。用手机叫“手刃”;用微信的可以叫“微臣”。有人自称白天是打手;晚上是微臣。现在又出现了新的软件,可以把语音转化为文字,所以叫“音人”了。

尽管现代的通讯方式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方便,但也给另一些人设置了障碍,比如范叔叔和我爸爸,他们两个都极度耳聋,所以他们在“吼”电话时基本上都不叫交流,而是各自说各自的。所以,范叔叔会对爸爸“吼”:老王,有空给我划几笔,写封信来吧。但这对父亲来说,也是力不从心的难事了……

所以,我没有及时写回信给范叔叔,真的不止是不懂事、不礼貌、不孝顺这些自责。想起某次我在博客上写到父亲的战友时,提到了范叔叔的名字,被他的小女儿偶尔看到告诉了他,他便充满幸福感地说:“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的名字?”我就在想,我写一封致歉信吧,但愿神奇的网络再帮我一个忙,让范叔叔能够看到。

我还在想,所谓的代沟,所谓的“不在一个频道、同一个语境”,能有更好的逆袭可能和方法吗?